

老武汉 丛谈

徐明庭 著



老武汉 丛谈

徐明庭 著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武汉丛谈/徐明庭著. —武汉:崇文书局,2013.8

ISBN 978-7-5403-2724-8

I. ①老… II. ①徐… III. ①武汉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1533 号

老武汉丛谈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地 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20 楼

邮 编:430070

经 销:湖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 1000mm 1/16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23.5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3-2724-8

定 价:3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一座城市需要有自己的民间记忆，记下城市的诞生和成长，幸运和灾厄，欢笑与泪水；记下街市的变迁，节庆和风俗；记下过往的名人佚事和令人感到温馨的凡人趣事；记下令人回味无穷的小吃名店和胜景雅园以及骚客文人的诗赋歌吟。由于这种民间记忆多为笔者亲历，凝聚着切身的感受，亲切而生动，故为官方史志所无法替代。久而久之，记忆的累积或许就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部分。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是否厚重，往往与她的民间记忆是否悠远和丰富紧密相关。

武汉这座城市，古老而年轻。她最早的历史，虽可追溯到近两千年前，但“武汉”连文作为城市的名称真正见诸文献，却只是几百年前的事。当时所指，还是江南的武昌和江北的汉阳；而两江三镇的格局，则成于更晚的明朝成化初年一场偶然的大水。武汉的民间文献记忆，除了早期的零星诗词，也较多出现在改道的汉江洪水把汉阳与汉口一分为二之后。这些文献名称或许出于偶然，多以“丛谈”为名。其中最早的，当是清朝道光年间范锴的六卷《汉口丛谈》，其次是刊于民国四年（1915）徐焕斗的《汉口小志》，和民国二十二年（1933）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等等。徐明庭这部《老武汉丛谈》，当为这类文献中最新的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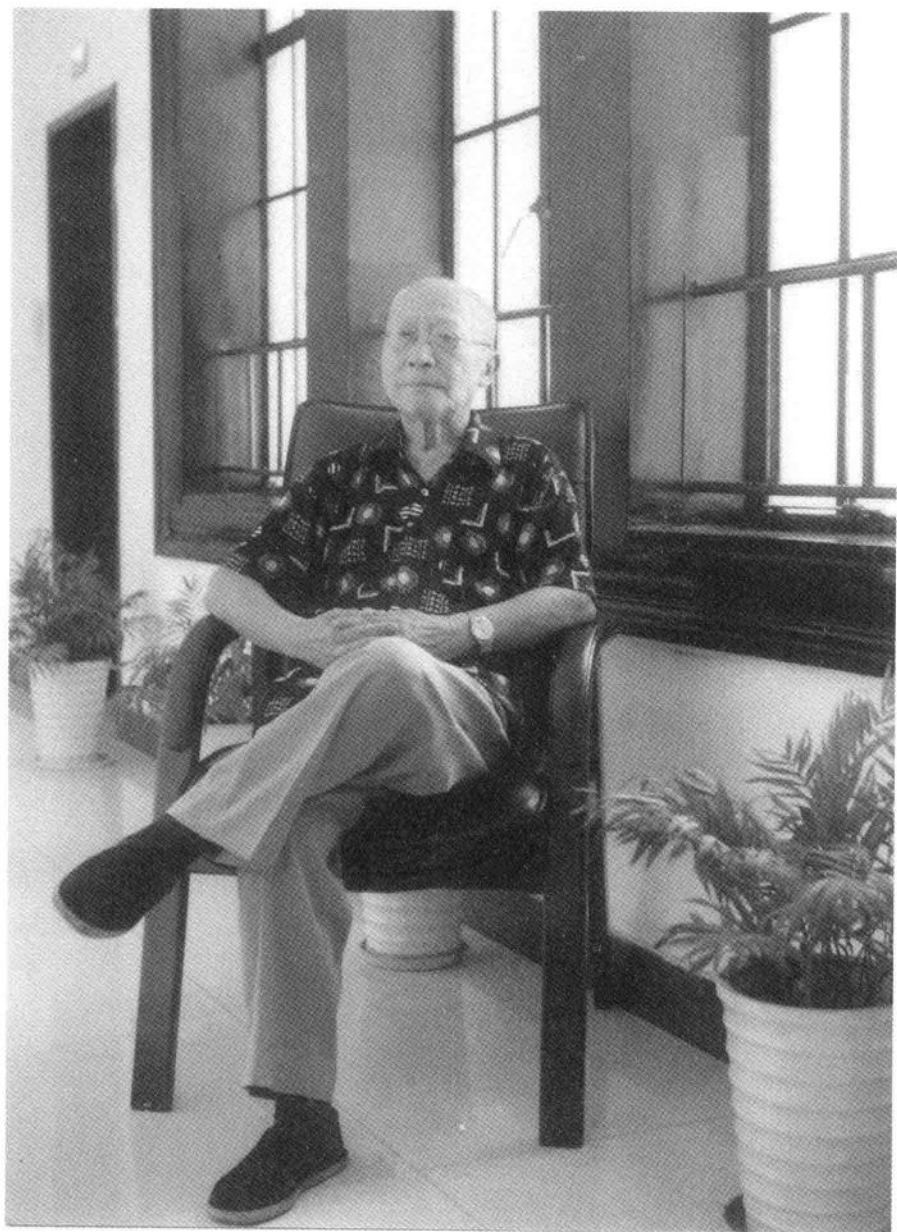
武汉这座城市是徐明庭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的家。在这部《丛谈》中，徐明庭多次提及他年高的祖父、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使整部书稿带着有温暖的亲情。如今，徐明庭已年届九十，他以温情的眼光注视着三镇的变化，以温情的笔触谈武汉的墩子，谈四官殿、龙王庙、六渡桥、华清街、中山大道与后城马路、江汉路、胜利街、宝善里、义品里、同丰里、黄鹤楼及其掌故，历历如数家珍；他数说老武汉的年头岁尾、元宵闹灯、洪山的甘蔗节、磨子会、木兰山进香的亮子会、汉水放灯、中秋的荷叶灯、送瓜祝子、药铺叶开泰、名医冉雪峰、棋手罗天扬、戏剧大师谭鑫培吴天

保、沙俄皇太子对武汉的访问、热干面豆皮等名点小吃的由来……一题一篇，娓娓如述家事，兴味无穷，是真正的随笔写法。他又以严谨学者的态度，考证黄鹤楼的兴衰往事，考证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与黄鹤楼名联的渊源联系，讨论近代武汉曾经有过的最高洪水水位，考证月湖琴台与梅子山曾经有过的园林文化。言必有据，语不蹈虚，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明庭这一部《丛谈》是武汉城市的记忆，更是一部随笔体裁的信史。他以崇敬的笔触述说孙中山对武汉的关注；在列举张之洞对武汉贡献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实录张仁蠡的变节投敌。他充满激情地记述一三惨案和收回英租界、二七罢工、大革命、工人运动讲习所、施洋和瞿秋白这些令人荡气回肠的事件和人物，也笑谈王占元、萧耀南、刘玉春等匆匆过客。由于整个抗战期间留居武汉，徐明庭关于烈士陈怀民、王铭章，诗人高兰，抗战前期的交通路文化街、孩子剧团、全国文协等记述甚详；对于沦陷期大孚日本宪兵队的暴行、汪伪所谓武汉胜迹保存运动委员会位于积庆里的慰安所，也以史笔直斥直录。徐明庭在实录武汉这片热土上发生过的史事同时，也呈现了这座城市的良心。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有鉴于传统史学成了二十四家帝王的家史，提出并倡导面向社会的“新史学”。但真正实行起来，对于历史工作者的学识眼光，其实是极大的考验。徐明庭曾以丰富的学识主持武汉图书馆的社会咨询工作，参与武汉地方志的编纂，注释叶调元和罗汉《汉口竹枝词》，主持编纂《武汉抗战图志》，如今又基于亲身丰富的见闻，述写武汉地方社会的往事，是对梁氏新史学观的努力践行。他记述的有关城市的许多事、人、风俗和变迁弥足珍贵，而如今都已经渐渐被社会记忆所淡忘，对这些往事的记载具有抢救的性质，是为武汉地方史的文化宝库增添难得的珍藏。衷心希望经过武汉历史工作者的努力，能有更多这类优秀著作面世。是为序。

李尔钢

2013年5月



2012年7月摄于汉口南京路

目 录

序	李尔钢 1
---------	-------

第一辑

武汉一词漫谈	3
从墩子看汉口的变化	6
六渡桥旧话	9
四官殿的传说和掌故	12
华清街与韩永清	16
关于“鸭蛋壳”的话题	21
候补街的由来和两个故事	26
孙中山与武汉	31
中山大道与后城马路	39
再谈中山大道	44
刘友才与“功狗功人”	46
防汛险段龙王庙	50
抗战初期的交通路	59
诗人高兰在抗战初期的武汉	61
中华魂战胜了武士道 ——纪念陈怀民烈士殉国五十周年	64

万民含泪吊忠魂

——王铭章师长灵柩过汉记·····	70
胜利街话旧·····	76
积庆里和慰安所·····	81
百年沧桑江汉路·····	84
鹦鹉洲的故事·····	89
宝善里、楚善里和共进会旧址·····	91
棋坛名师罗天扬·····	93
义品里轶事·····	95
记名医冉雪峰·····	98
谭鑫培内廷供奉二三事·····	102
“怪杰”刘艺舟在武汉的足迹·····	106
同丰里、一三里与工人运动讲习所·····	109
从如寿里到如寿里人家·····	113
静安里、黄石里与刑场及其他·····	115
瞿秋白故居和辅义里及其他·····	118
汉润里的业主和文化里以及皮货店·····	121
新成里与韩惠安及其他·····	123
延昌里、延庆里和钟延生·····	127

第二辑

“老汉口”的岁尾年头·····	131
八月十五送瓜祝子·····	134
黄陂旧俗“盘女婿”·····	137
美人店的蝴蝶面·····	138
初夏鲥鱼第一鲜·····	140

想起了谦记牛肉馆	142
豆皮小史	145
面窝的来历	147
热干面的由来	149
吴天保的拿手戏《哭祖庙》	151
“童言无忌”	154
关于叶开泰	156
百年老店高黏除	158
试谈 1849 年武汉洪水最高水位	160
再谈 1849 年武汉洪水最高水位	162
三谈 1849 年洪水武汉最高水位 ——兼与余良民先生商榷	164
俄国太子赴宴晴川阁的前前后后	167
张之洞猜谜与制谜	173
辜鸿铭的英文谜语	174
张之洞与蛇山名胜	176
张之洞石像与蠡园	179
元旦开笔	182
关于《为施伯高烈士家属募捐启》	183
郭沫若和刘玉春的一段谈话	188
汉口的孙中山铜像与像赞	191
孩子剧团与武汉	194
从两首诗说到“全国文协”	200
请你谈谈 1938 年	204
“大孚”宪兵队的滔天罪行	208
记汪伪武汉胜迹保存运动委员会	210
一九四一年在汉口看日全食	214

悲喜交加的“八一八”	218
龙腾狮跃闹元宵	220
难以解开的武汉情结	221
月湖小史	224
从月湖的整谈话起	226
琴台与知音文化还可大作文章	232
月湖、琴台与梅子山	235
叶调元与《汉口竹枝词》	239
武汉地区的“上大人”纸牌	247
洪山的甘蔗节	253
磨子会与杨泗将军	255
小河齐放水灯红	258
放灯受罚忆儿时	259
中秋夜玩荷叶灯	260
“一三惨案”和收回英租界	263
朝山进香的“亮子会”	266

第三辑

黄鹤楼兴废小记	271
从《古迹云亡图》看黄鹤楼大火	273
同治黄鹤楼的铜楼顶	276
同治鹤楼有模型	280
张之洞与黄鹤楼	282
王占元想重修黄鹤楼	284
问黄鹤几时来临	286
拟文修楼又成空	288

画饼王郎愿未酬	290
昔日这般修鹤楼	292
劝募修楼成泡影	294
传统相声《黄鹤楼》	296
“棋夫子”败走黄鹤楼	298
黄鹤楼边焚烟土	300
五龙朝贺元宵节	302
黄鹤楼上看河灯	304
重阳登楼比脚劲	306
黄鹤楼飞金	308
黄鹤楼火灾的新闻报道	310
黄鹤楼上看翻船	312
再说黄鹤楼上看翻船	314
戈公振游黄鹤楼	316
黄鹤楼与卢立群	318
“无不灵”测字	320
回忆鹤楼拆迁时	323
溯流穷源说短联	325
曾国藩与鹤楼联	327
曾国藩未作“苍天”联	329
左宗棠的两副联语	331
金安清的鹤楼集句联	333
端方的两副集句联	335
“爽气”联与符秉忠	337
三副楹联与张之洞	339
两副楹联两座楼	341
辛亥革命与张之洞的“昔贤”联	343

单联求偶七十年·····	345
读黄遵宪的《上黄鹤楼》·····	346
后 记·····	349
附 录	
徐明庭,武汉民间的地方历史专家 ·····	邓先海 351

第一辑

· DI YI JI

武汉一词漫谈

武汉,现在是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统称;但是,在很早以前,人们却不是这样称呼她的。如果我们仅从东汉末年戴监军所筑、黄祖所守的位于汉阳龟山以北的郢月城算起,武汉城邑的发展,至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武汉是由三镇组成,而各镇的名称,在历史发展中又迭经变化。那么,武汉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武汉古时指武昌与汉阳。元代诗人余阙(1303—1358)游览汉阳所作《秋兴亭》诗云:“涉江登危榭,引望二川流。双城共临水,两岸起飞楼。”双城一词的出现,说明了武昌、汉阳由单称到合称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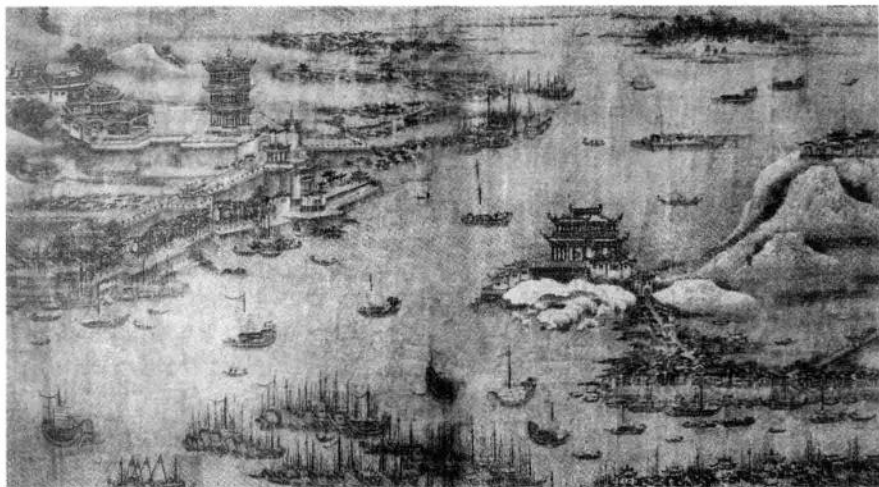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朱衣所修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付梓的《汉阳府志·方域志》说:“襄河在汉口北岸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对岸曰襄河口,长约四十里,然后下汉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长约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古道遂淤。今渔利略存,舟楫已不达矣。”

对于不熟悉武汉历史地理的读者来说,上面一段引文不大好懂。它包含的意思是:在明成化元年(1465)以前,汉水是从龟山南边注入长江,汉阳与汉口还是连成一体的。据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富道考证:在明成化三年、四年与六年这三个年份,汉阳都发过大水,而以明成化三年的这一次大水为更甚。因此,朱衣文中所说的“成化初”可能指的是成化三年(1467)。就在这一年,汉水改道从龟山北麓入江,汉阳和汉口从此一分为二了。

过了106年,汉阳知府程金主持第二次重修晴川阁,当时担任全楚督学的姚宏谟写了一篇《重修晴川阁记》,其中有如下一段话:“……嗣客零陵,领湖南郡,岁时以职事走会同,酬应仓猝,倏来旋往,则武汉之胜迹,亦莫得而恣其观游焉。……”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查阅到的关于“武汉”一词最早的记载。确切时间是明万历年(1573),距今有四百多年了。这时的武汉,就不仅是指武昌与汉阳的“双城”,而是包括武昌、汉阳和汉口的“三镇”,至少从地理位置上应该这样看。

自此以后,在诸多史籍中,“武汉”一词更是层见迭出。明末崇祯年间(1628—1644),有一位文人阮汉闻曾在武汉逗留,写了不少有关武汉的诗歌,结集刻印时,干脆把书名叫做《武汉纪游》。



明代《江汉揽胜图》

范锴在清道光二年(1822)刊行的《汉口丛谈》中用过武汉一词。卷四有云:“县志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督标裁兵,夏逢龙鼓噪聚众作乱。巡抚柯永升自尽,遂陷武汉等郡。”清湘军头目曾国藩在给咸丰皇帝奏折中也用了武汉一词:“东南形势,则金陵为险;天下大事,则武汉为重。”清同治八年(1869)湖北督粮道丁守存在《重修武昌黄鹤楼碑记》中写有“数年之间,郡城三陷,武汉辐辏之地,沦为榛芜”等语。到清末民初,武汉一词已作为一个城市专有名词冠于机关团体名称之首,《夏口县志·补遗·建制志》记载:“青年会设汉口俄租界……民国三年三月十二日始告成立,定名武汉基督教青年会。”凡此种种,都说明武汉一词在社会上已逐渐约定俗成,为人们广泛运用了。

1926年10月,北伐战争胜利。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同年4月16日武汉市政府正式成立,统管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直属武汉国民政府。武汉一词第一次正式作为行政区域称谓出现于史册上。

本文系与刘超班教授合写。

2003.4